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三一回 陰舛陽取用假銀 樂極生悲拘留保甲

話說殷長貴同大眾本家在館子裡吃酒，因殷大鵬弟兄三個爭執酬勞，大家胡亂的吃飽了飯，一同上櫃會帳。長貴把封銀子拿出，取了三錠，心中划算道：不過吃了二〇多兩，有這三錠小寶，一定只多不少。那知這小寶並不是銀的，是鉛澆的。大凡有錢的人家，深怕強盜來劫，每每澆些假錠假寶的擺在家裡，名叫「太平封」。殷長貴初到殷萬家中，怎能摸到就裡，搭眼見大娘用銀錢的一個櫃子就在正房裡書桌橫頭，到了立嗣的這句話才議論妥當，他便走進房去，把兒子叫到面前道：「這個房間是你家嗣母的，我卻不便在此。你代我坐在裡面看好了，此後少掉一文，都是你我的息耗了。」說著便將櫃子開了。也算事有定數，他巧巧的拿了一包太平封，塞在兜內，怕道有甚用度，免得向人伸手。這時酒飯過後，他那裡曉得銀子是假的，拿出來便交櫃上算帳。那管帳的接到這全鉛的小寶，自然是立辨真假。但這月飯館，本是臨安城外東路三段保甲一個保甲委員開的。他那本段上出了有幾起盜案，都未破獲。這管帳的有這個心病放在肚內，這時把銀子一看，曉得是人家的太平封；再把殷長貴一看，又是一個窮形，跟從他的這幾個人，裡面雖是有上色的，有下色的，但那三杯黃湯下肚，嘴裡七七八八的，都變做不是正經形像。那管帳的越看越疑，所以便把那走堂的喊到旁邊，盤問他們吃酒的時候談的什麼心？堂倌倒還真真爽不過，當下就把得殷萬家絕產的話說了一遍。

殷長貴不知情由，見管帳的抓了銀子，同那堂倌慢慢談心，便發躁道：「快些把找頭找出，我們還要有事去呢！」那管帳的見他催促，便向他一冷笑道：「朋友不要慌，我來理直你了！」管帳的這句話，卻是有些說得不尷不尬的蹊景。那知殷長貴此時一者仗著自家是個大富翁，二者同在一起的還有幾個人，不由的便鬧起脾氣來了，當下把櫃一拍，罵道：「你這人好混帳！人來照顧你家生意，難道是派伺前等後不成？」那管帳的被他破口大罵，不覺無名火起，便向櫃外的一些做菜的、走堂的、燒火的、挑水的喊道：「你們多來幾個人，把這些用假銀子的強盜代我抓住！」大眾一聲吆喝，繩子扁擔的都出著場了。一眾本家見勢頭不好，你扯扯我，我扯扯你，便一哄而散。當下便將殷長貴拘住，不得讓他分身。一面便著了一個打雜的去請東家。不上一刻，直見燈籠火把的來了無數的保甲兵。看官，保甲這一件事，本由宋朝王安石的時候才初作辦起，那時的規矩卻是很好的。但殷長貴見館裡喊他用假銀的強盜，眾本家都嚇了逃走，他卻一點不怕。暗道：銀子用假了也是有的，昨日這時遇著這事者，還有個有冤無處伸，如今我赫赫的還有一份家當，諒一個開館子的也不能把我怎樣！想罷，但見那館子裡也不一定怎樣得罪他，還拿了一張凳子，請他坐在櫃外。那店裡就同沒事一樣，不過著了一個挑水的，因晚間沒事，看住他，不讓他走。

殷長貴好生悶氣，再怎樣哼兒吭兒的，那管帳的道：「你不必發威，馬上自有人來賠你的禮，請你回公館是了。」殷長貴聽他這話，心中暗道：照這樣講法，一定是那堂倌告訴了我的底細，他曉得沒得下台，請一個人來轉彎，所以才這樣說法。但我卻有一件事，大保兒雖然已經埋掉，大事就作為沒什麼變卦。但是當開發人的還不曾開發，一本大帳還不曾有得到手；加之這一位大娘，我看他那情形，也不是個忠厚的。一個族長，雖然有點道理，年已七〇一歲，手上又被那棺材釘栽了一個通心過，還不曉得捧住手，此時是什麼蹊景。我的個寶貝兒子，要論他得偌大的家財，算是個有福的了。無如人都叫他做四六七八。看官，請教怎麼叫住個四六七八呢？臨安以及江南的人，個個都稱傻子為二〇五。這個二〇五的名號，後來人都曉得了，就有人另外又造出個新鮮名目，叫做「四六七八」。怎麼為叫四六七八呢？四同六是個〇，再加上個七，是個〇七，再加上個八，不是還是二〇五嗎？閒話體提。總之殷長貴曉得自家的兒子不大玲瓏，丟在家中，心裡更放心不下。無如身邊既拿出假銀，叫做自家理缺。只得硬捺住性了，單見究竟是怎樣的辦法？

就此又過了一會，忽聽街上轟轟的腳步聲合著那馬蹄聲。長貴正然奇異，只見幾個人保甲兵，一手抓的高柄燈籠，一手抓的短刀，到了館子門口，通身站定。末了一騎馬，那馬上坐在一個小武官的樣子，年紀才二〇多歲。一馬到了館門門口，岔腳就跳下馬來。那館子裡由管帳的起，統統迎了出來，走進櫃裡，嘰嘰咕咕一會。那武官走出櫃外，朝殷長貴上下估量了許久，便道：「你姓什麼？」長貴仗著自家是個富翁，諒他不過一個保甲段委，以為瞧他不起，他冒冒失失的問來，也便冒冒失失的答道：「我姓殷。」武官又道：「你做什麼營業？」長貴道：「我在家裡享福。」武官道：「你既在家裡享福，因何同上幾個人流氓下館子吃酒？」長貴道：「自然有事，才請這許多人吃酒呢。總吃酒把酒錢，吃菜把菜錢，管什麼人多人少呢！」武官見他語語頂撞，便大聲道：「吃酒便吃酒，因何用假銀子？你這假銀於是由那處來的呢？」長貴見他聲腔大了，也便大聲道：「我家裡銀子多得，不過失於檢點。既是看出假的來，照換是了。身邊就換不出，如相信得過呢，就記片帳，來日收錢；設或不相信呢，就著人跟我家去拿真的。也沒什麼了不得大事！我殷長貴不說句狂話，立時要搬個一萬八千銀子也還搬得出。可笑他們店裡的這些人，叫做有眼無珠，還要驚天動地的把你足下請得來。請教還是辦我個盜？辦我個匪是了？」武官見他出言吐語雖屬有些麻木，曉得他絕不是個盜匪。當下又問道：「據你講的，你是很富足的了。你家如今住什麼地方呢？」長貴道：「足下可曾聽見人說西湖濱有個殷萬家麼？那就是舍下。」武官一聽這才明白。但殷萬已死，鬧了這許多事，這武官並不清楚。卻因殷萬在西湖濱上是個個都曉得的，因此這武官就把個殷長貴從住是殷萬。暗道：怎麼這大家業的人，這樣一個窮形，那裡才由病裡爬起來的嗎？也罷，我無論他怎樣鬧式樣，我是要照我的公事辦的。必須如此如此，那一個小小的竹槓定被我敲著了。

主意想定，便笑嘻嘻的向長貴道：「老先生不必見惱。如今我們保甲上奉了欽定的章程，雖王公大臣，如有擾害閭閻的事，保甲上都要將人拘留，查出真實，方能釋放。今天外面已不早了，且請到敝局略坐一坐，明日再請回府。」說罷便喊了一名局勇進來，吩咐道：「這位老先生交代你，你路上小心照應一些。」那局勇答應了一聲，走上前來說道：「老先生請了！」那武官吩咐已畢，又向那櫃上帳伙說道：「他來的三錠假銀，且交了把我。他吃的酒菜，連小帳都歸我算。」當下管帳的忙把三錠假銀交出。武官跨上了馬，揚鞭前走。殷長貴被一個局勇押了，跟著馬後，心中急得要死。暗道：世上的事，真算禍福無門。就如今朝這一日，若說我運會不好呢，可算陡然的做了一個富翁；若說我運會好嗎，吃吃酒還碰出這個晦氣。沒奈何，哼聲歎氣的跟著局勇到了那城東二段分局。武官下馬進裡。這個局子卻設在一個和尚廟裡，那局勇便將殷長貴押在左邊天王欄欄裡坐下。不上片刻，只聽裡面一個局勇走出喊道：「帶來的那位殷先生，裡面委員請他說話呢。」那原押的局勇答道：「來了來了。」就將殷長貴領出了柵欄，一直送到裡面一個小房間裡。那武官並客氣很得，連忙邀他上坐。局勇見委員客禮相待，也便送上茶來。殷長貴心中想道：世上的錢真狠，他這樣蹊景，那裡恭維的殷長貴，可算還是恭維的殷萬啊。我也可算仗著的是這一點，若不仗著錢力足，既然用出了假銀子，不但敢頂撞他，大約小答子不得八〇，也有一百倒吃過了，還有請坐倒茶呢？

長貴此時自問自答的一人默想，口也不開。武官這時心裡一味的想詐他的錢，但不能開口，就同他談盤麵。就此便從容不迫的先陪他談道：「尊府如今家裡有幾口兒住在一起？聽說老先生家有位二先生，人品是好得很呢，此時可還同住一起麼？」長貴見問，心中暗想道：他既曉得段二、殷大，他也斷然認得他。見我不曾說出根由，大約是故意連殷萬身死都不提，有心來試探我的。我倒不要藏頭露尾反轉把真情說出的好。打算已定，就此便將殷萬本人已死，怎樣承嗣殷二的兒子為後，怎樣這大保兒壽數不長，怎樣看大成廟皇駕起身，落在湖裡淹死，怎樣本家公議，復立己子為嗣；順便就將因何同大眾本家下館於吃酒，因何拿出假銀，統統向那委員說了一個終場。那武官大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還不曉得殷萬已死掉了呢！可算恭喜老先生，今日是第一發福的了。但我想世界上的人，委實是甘苦不均，都叫做前定數。不怕你見惱，如老先生這付尊客，也不一定就比人多隻眼睛，因何就陡然發財？如我輩辛苦，這樣整夜的都不得安眠，要論起薪水，委實養個己身還養不活呢。」長貴道：「這樣說來，這個差使也就苦得很了。」武官道：「若論真苦，亦復也不盡然。總之中國做官的，要靠著薪水俸銀，都是有名無實。為最要碰著有關係的案件，代人家解脫解脫，一樣一件事，得個三千二千金；一樣一件事，得個三百五百金；一樣一件事，得個三〇二〇金；一樣還有賺

個到錢的，一樣還有息了真本的，叫做量體裁衣，有多有少。窮人也不能逼他的命，富人也不得缺我的情。就如你老先生這一件事，也叫做可大可小，事在人為。現今國家新章，日間用假銀，罪過還輕；獨是晚上用假銀，出了□兩之外，照律例上就應分是軍罪。如今老先生這件事，要論時候嗎，卻是黃昏以後；要論數目嗎，已經是三□多兩。若現規矩照正案辦起，真就不堪設想。而且在我們這邊了事，說花幾文，便花幾文，不同那州縣衙門處處多要小費。我不瞞你說，前天有一個相打的小案，我不過想了他一百銀子。因他也是個有錢的，要論案情，口面是稍大一點，以為他總可受頭。那知他居然不睬，我便氣急了，遂代他加油添醬，向臨安縣裡一移，據說現今已用掉將近二三百金，還不曾有得出來呢。所以我們這邊，雖然得人家幾個錢，叫做大事做小了，小事做了了，沒一個不願投伏書。」

殷長貴聽這保甲武官說的這些話，句句都曉得是打劫他的。暗道：我如不招呼他，他認真可以說我混用假銀，移到那縣裡去，那一杯酸酒，真個是吃不起。心中划了一划，便說道：「你副爺的明見，在下雖然得著這份家當，通身還不曾過手，恐怕立時做主，要用個若干，還未見得就能應手。為今之計，你副爺果能照應一點，在下也有個薄薄的不恭。所有不足之處，將來留點交情，也好慢慢補報。」武官見說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：這一個竹槓，果然被我敲著了。心中又想道：他雖然說個小小的不恭，將後三□五□，也是個小小的不恭，我倒不能含糊。當下又說道：「老先生這話很為有理。俗云錢短仁義長，那裡就只認錢認不得人嗎？但有一層，兄弟如今謀了個信安營的把總缺，一應費用，約要五百銀子才得到任。這一件事，我大約就全仰仗在你老先生身上了。」殷長貴那敢違拗，便說道：「副爺命下，敢不盡力。但有一層，必須三日後方得到位。」那武官笑道：「只要你承允了，就過個三日五日何妨，我還怕個殷□萬家少我的銀子嗎？」說著便把那三錠假銀拿出，又添了一支筆，向長貴道：「請你把這銀上作起押來，候著尊駕銀子送來，再為拿去。」看官，你道這是個什麼用意？這位武官既曉得他頂了殷□萬這筆家當，將後不怕他少錢，只怕他圖賴，所以叫他在假銀子上打了花押，弄得他圖賴不去。殷長貴那知就裡，只顧眼前過身，提筆便作了三個花押，就想告辭要走。那武官忙止住道：「走不得，走不得。此時要奔西湖邊，如想穿城走，那城門早經閉了，城外那些荒僻地方，大約沒一處不得背娘舅、打悶棍的。我勸你就在我鋪上將就一宿，明日走罷。」長貴沒法，只得就在保甲局過夜。

次日一早，便辭了那武官，到了外面。那知又走差路頭，要論由城東街到西湖，路熟的人會走不過□五六里。那知他這一舁，走了二□五六里不止。他平時又不是走遠路的人，委實走得是上下不接氣，好容易巴到西湖邊。這時已在午牌之後，太陽倒斜西有半磚。殷長貴心中有事，一步都不敢怠慢，連忙趕到那殷□萬的門口。只見那兩扇大門關住，裡外寂無人聲；再朝那門旁一望，但見有一塊三尺長半尺寬的一塊牌掛在門首。殷長貴暗道：這真就奇了。那裡兩歲的個小孩子死了，還要出訃聞，掛門狀嗎？心中究竟有點不相信。但覘起頭來向上一看，卻因年紀老了，到底沒得遠光，再也看不出上面寫的什麼。畢竟這一面牌，還是大保的訃狀，還是另有別樣的什麼事件。欲知這牌上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